11 月 22 日
從巴比倫出來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8:1-24

1此後，我看見另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，地由於他的榮耀而發光。2他以強而有力的聲音喊著說：「傾覆了！大巴比倫傾覆了！她成了鬼魔的住處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，各樣污穢之鳥的窩，各樣污穢可憎之獸的出沒處。3因為列國都喝了她淫亂大怒的酒；地上的君王和她行淫；地上的商人因她極度奢華而發了財。」4我又聽見另一個聲音從天上說：「我的民哪，從那城出來吧！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，受她所受的災殃；5因她的罪惡滔天，神已經記得她的不義。6她怎樣待人，也要怎樣待她，按她所行的加倍地報應她；用她調酒的杯加倍調給她喝。7她怎樣榮耀自己，怎樣奢華，也要使她照樣痛苦悲哀。因她心裏說：『我坐了皇后的位，並不是寡婦，絕不至於悲哀。』8所以在一天之內，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饑荒。她將被火燒盡，因為審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。」9地上的君王，與她行淫、一同奢華的，看見燒她的煙，就必為她哭泣哀號；10 因怕她的痛苦，就遠遠地站著，說：「禍哉，禍哉，這大城！堅固的巴比倫城啊！一時之間，你的審判要來到了。」11 地上的商人也都為她哭泣悲哀，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；12 這貨物就是金、銀、寶石、珍珠、細麻布、絲綢、紫色和朱紅色衣料、各樣香木、各樣象牙的器皿、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、鐵、大理石的器皿，13 和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酒、油、細麵、麥子、牛、羊、馬、馬車，以及奴隸、人口。

14「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；你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都從你那裏毀滅，絕對見不到了。」15 販賣這些貨物、藉著她發財的商人，因怕她的痛苦，就遠遠地站著哭泣悲哀，16 說：「禍哉，禍哉，這大城！她穿著細麻、紫色、朱紅色的衣服，用金子、寶石、珍珠為妝飾。17 一時之間，這麼多的財富就歸於無有了。」所有的船長和到處航海的，水手以及所有靠海為業的，都遠遠地站著，18 看見燒她的煙，就喊著說：「有哪一個城能跟這大城比呢？」19 於是他們把灰塵撒在頭上，哭泣悲哀地喊著說：「禍哉，禍哉，這大城！凡有船在海中的，都因她的珍寶成了富足。她在一時之間就成為荒蕪。20 天哪，眾聖徒、眾使徒、眾先知啊！你們都要因她歡喜，因為神已經在她身上為你們伸了冤。」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，好像大磨石，扔在海裏，說：「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地被扔下去，絕對見不到了。22 彈琴、歌唱、吹笛、吹號的聲音，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；各行手藝的技工在你中間絕對見不到了；推磨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；23 燈臺的光在你中間絕對不再照耀了；新郎和新娘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。你的商人原來是地上的顯要；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。24 先知、聖徒和地上一切被殺的人的血都在這城裏找到了。」

第十八章把第十七章的巴比倫審判，展開成一首宏大的挽歌。一位大有權柄的天使宣告：「傾覆了！大巴比倫傾覆了！」它成為了污穢之靈與不潔之物的住處。這座曾自稱世界中心的城市，在天上的判決中已成廢墟。啟示文學常用這種「預先完成式」語言：事情在歷史中尚未完全發生，信徒卻因上帝的宣告而能提前看見它的終局。

另一個聲音說：「我的民哪，從那城出來吧！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……」對小亞細亞的信徒而言，這不一定意味著全部搬離城市。《啟示錄》在象徵世界中要求信徒從巴比倫的價值與偶像秩序中分離出來。人可以仍住在城市，卻拒絕讓城市的慾望支配自己。真正的「出來」，首先是忠誠、生活方式與想像的出離。

巴比倫自言：「我坐了皇后的位，並不是寡婦，絕不至於悲哀。」這種自信，與老底嘉的「我一樣都不缺」相似。自足是《啟示錄》反覆揭露的靈性幻覺。城市以財富、軍事、貿易和聯盟保證自己安全，上帝卻宣告它的災殃可以在「一天之內」或「一時之間」臨到。人類建造多年的安全感，可能比想像中脆弱。

除了地上的君王為巴比倫哀哭，商人也哀哭，船主與航海者同樣哀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的哭聲主要源於自身利益消失，卻很少為城市的罪或受害者悲傷。商人說再沒有人買他們的貨物了。這是一種非常尖銳的經濟批判：當一個制度倒塌時，人最先關心甚麼，往往揭露了他真正敬拜甚麼。

商人的貨物清單極長，有金銀、寶石、細麻布、香料、酒、油、牲畜、車馬，而最後竟然列到奴僕和人口。這個清單的結尾帶著刻意安排的震撼。先列出奢侈品，最後列到人的身體與生命，藉此揭示了帝國經濟最黑暗的一面。人可以被商品化，成為繁華機器的一部分。當市場把人的價值降為價格，上帝的審判便具有深刻的倫理意義。

商人因害怕她的痛苦，就站得遠遠的，喊著：「禍哉！禍哉！」他們曾從她的奢華發財，如今卻沒有一個人走近去承擔她的痛苦。建立在利益上的關係，會在利益消失時迅速解體。這與新耶路撒冷的群體形成對照：那城的中心是上帝與羔羊的同在，並非靠互相利用來維持。

天上卻被呼召要歡喜，因為上帝已為聖徒、使徒和先知伸冤。這份歡喜，絕不能讀成對人受苦的殘酷快感；它是在回應第五個印「要到幾時」的呼求，是受害者終於得到公義的喜樂。若沒有對罪惡結構的審判，受壓者的眼淚便永遠沒有答案。

一位大力天使把一塊像大磨石的石頭扔進海裏，宣告巴比倫也要如此猛烈地被扔下去。接著是一連串否定：「絕對聽不見了」、「絕對見不到了」、「絕對不再照耀了」，以及「新郎和新娘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」。城市的聲音逐項消失，這種文學節奏讓讀者感受到一個文明的沉寂。曾經自以為不可缺少的中心，最後竟安靜得無人尋見。

第十八章最後說，在巴比倫城裏發現了先知、聖徒和地上一切被殺者的血。這句話把她的經濟奢華與暴力責任連在一起。因此，教會不能只關心個人道德，也要學習去問制度性的問題：我的舒適是否建立在看不見的剝削上？我的消費是否讓我對遠方人的痛苦失去感覺？「從巴比倫出來」是一個持續的屬靈操練。

思想：

若今天聽見上帝呼召祂的子民「從她出來」，祂可能要我們離開哪種價值？過度消費、炫耀、把人當工具、只用利益衡量關係，都是巴比倫日常的語言。試着檢視自己最捨不得失去的東西。若一個制度倒下，我們首先為之哀哭的，是人的受傷，還是自己的利益？答案會指出我們心中的偶像。今天，讓我們少買一件其實不需要的東西，把省下的資源用於尊重和扶助生命。

今日的巴比倫往往隱藏在便利之中。廉價商品、即時配送、平台服務與快速消費，常把生產者、基層工人、外傭與移民勞工的處境，藏在螢幕之外。華人基督徒可以從一筆消費開始操練分辨：除了看價格，也看人的尊嚴、勞動與受造界所付的代價。

主啊，求祢帶我們出巴比倫。即使我們仍生活在市場與城市之中，也不受它的慾望所俘虜。求祢賜我們一雙能看見商品背後辛勞者的眼睛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23 日
哈利路亞與婚宴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9:1-10

1 此後，我聽見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天上大聲說：「哈利路亞！救恩、榮耀、權能都屬於我們的神。2他的判斷又真實又公義；因他判斷了那大淫婦，她用淫行敗壞了世界。神為他的僕人伸冤，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。」3他們又一次說：「哈利路亞！燒淫婦的煙往上冒，直到永永遠遠。」4那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的神，說：「阿們。哈利路亞！」5接著，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：「神的眾僕人哪，凡敬畏他的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讚美我們的神！」6我聽見好像一大群人的聲音，像眾水的聲音，像大雷的聲音，說：「哈利路亞！因為主—我們的神、全能者，作王了。7我們要歡喜快樂，將榮耀歸給他；因為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也自己預備好了，8她蒙恩得穿明亮潔白的細麻衣：這細麻衣就是聖徒們的義行。」9天使對我說：「你要寫下來：凡被請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！」他又對我說：「這些都是神真實的話。」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。他對我說：「千萬不可！我和你，以及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僕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因為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人有預言的靈。

巴比倫的哀歌結束後，第十九章隨即傳來天上巨大的「哈利路亞」。這個希伯來讚美詞在新約中只出現在《啟示錄》第十九章。天上群眾稱頌救恩、榮耀和權能都屬於上帝，因祂的判斷真實公義；祂已經審判那敗壞大地的淫婦，也為僕人的血伸冤。

這段敬拜幫助讀者理解審判。第五印中殉道者的呼喊、第十八章中受害者的血，在這裏得到回答。天上的喜樂，是來自真實與公義終於勝過欺騙和暴力。若世界真的有受害者，公義便需要對毀壞生命的力量作出終結性的判斷。

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俯伏敬拜，有聲音從寶座出來，呼召所有僕人：凡敬畏上帝的，無論大小，都要讚美祂。接著又有好像一大群人、眾水與大雷的聲音，宣告：「哈利路亞！因為主——我們的神、全能者，作王了。」上帝一直掌權，而在這裏，則是祂的王權終在歷史終局中公開彰顯。

敬拜忽然從審判轉向婚禮：羔羊的婚期到了，他的新娘也自己預備好了。這與第十七章的巴比倫淫婦，構成了全卷書最重要的「女性／城市」對照之一。第十七章是一個以奢華和誘惑支配列國的女人城市；第十九章開始出現一位忠於羔羊的新婦，隨後的第二十一章更會看見她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整個末世故事因而可以被讀成兩座城、兩種愛、兩種歸屬的選擇。

新婦蒙恩得穿明亮潔白的細麻衣，經文說這細麻衣就是聖徒的義行。在這裏，恩典與生活被放在一起。「蒙恩得穿」說明衣服首先是恩賜；「聖徒們的義行」則說明恩典會產生可見的生活。基督徒的善行不是用於購買救恩，而是像婚衣一樣表明自己已經屬於新郎。

天使吩咐約翰寫下這句話：「凡被請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！」聖經中的宴席，常象徵上帝國度的喜樂與團契。前面提到，別迦摩有人受誘惑去參加偶像宴席，老底嘉則被邀請與主坐席；現在，所有線索匯聚到羔羊婚宴。信徒今天拒絕某些桌子，是因為正在等待更好的桌子。

約翰聽見如此榮耀的信息時，竟要俯伏拜天使。天使立刻阻止他，說：「千萬不可！我和你，以及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僕人。你要敬拜神。」這個小插曲非常重要。即使在屬靈的經驗中，人仍可能把敬拜放錯地方。天使拒絕成為偶像，也再次把全卷書的中心拉回上帝。

經文提到「為耶穌作見證的人有預言的靈」，這句話的翻譯與解釋仍有討論，方向卻很清楚：真正的預言把人帶向耶穌的見證。若末世研究只剩奇觀、數字、地緣政治與自我優越，卻沒有更深認識基督，它便離開了預言的心臟。

婚宴把終末盼望寫成一場相遇：新郎與新婦團聚，長久等候終於進入喜樂。上帝的終局帶著關係的溫度，是與祂同席的相交。末世的盼望因此不再只問「我們逃過甚麼」，也問「我們終於與誰同在」。

哈利路亞段落也讓讀者看見，天上的讚美並不是與地上的公義分離。上帝被稱頌，正因祂的判斷真實公義，為僕人的血伸冤。敬拜若從不關心受害者，便很容易變成只服務自身感受的宗教活動。《啟示錄》的敬拜，總把上帝是誰、祂對世界做甚麼、祂如何對待被壓者連在一起。

婚宴的圖像把忠誠寫成一份愛的關係。教會拒絕獸與巴比倫，是因為她已屬於新郎。愛會產生界線；婚約的專一表達關係的深度。如此看來，聖潔超過避免違規，它守護教會對基督的愛。

思想：

想到末世，我們首先感到的是恐懼，還是看見婚宴？第十九章把盼望帶向相遇與喜樂。我們所等候的，是那位愛我們的新郎。「新婦預備好了」提醒我們：今日的生活是否像預備婚衣？有哪一件事需要我們整理、悔改或忠心完成？用「婚約」來看今日的一個選擇：它是否與我們對基督的愛相稱？拒絕不相稱的事，是守護關係；專一，也帶來自由。預備見主，無須先想轟轟烈烈的大事。無人注意時，仍守信用，關係中仍說真話，疲憊中仍保留一點愛。日常義行，正像細麻衣的線。

華人教會的敬拜若只留下個人安慰，便容易聽不見第十九章為受害者伸冤的哈利路亞。婚宴的喜樂包含公義得到回答。主日敬拜，可以帶着城市的傷口進到上帝面前，記念受壓者、孤單長者、移民家庭、失業者，以及在衝突中受傷的人，讓讚美具有公共的重量。

主耶穌，感謝祢邀請我們赴宴席。求祢保守我們的敬拜只歸上帝，也願日常行為與所領受的恩典相稱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24 日
忠信真實的騎士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19:11-21

11 後來我看見天開了。有一匹白馬，騎在馬上的稱為「誠信」、「真實」，他審判和爭戰都憑著公義。12 他的眼睛如火焰，頭上戴著許多冠冕；他身上寫著一個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。13 他穿著浸過血的衣服；他的名稱為「神之道」。14 眾天軍都騎著白馬，穿著又白又潔淨的細麻衣跟隨他。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，用來擊打列國。他要用鐵杖管轄他們，並且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酵酒池。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寫著「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」的名號。

17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太陽中，向天空一切的飛鳥大聲喊著說：「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宴席，18 為要吃君王的肉、將軍的肉、壯士的肉、馬和騎士的肉、一切自主的和為奴的，以及尊貴的和卑賤的肉。」

19 我又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，和他們的軍隊都聚集，要與白馬騎士和他的軍隊作戰。20 那獸被擒拿了；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、迷惑了接受獸的印記和拜獸像的人的假先知，也與獸同被擒拿。他們兩個就活生生地被扔進燒著硫磺的火湖裏，21 其餘的人被白馬騎士口中吐出來的劍殺了；所有的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。

婚宴之後，天開了。約翰看見一匹白馬，騎士稱為「誠信」、「真實」，祂按公義審判和爭戰。這是全卷書最強烈的戰士基督圖像之一。祂的眼睛如火焰，頭上戴著許多冠冕；祂有一個只有自己知道的名字。祂穿著浸過血的衣服；祂的名稱為「上帝之道」。祂揭露所有假征服者，與第十三章的征服邏輯形成根本對照。

「誠信」和「真實」把第十九章連結回第一章「忠信的見證者」。基督的審判權建立在祂完全真實的品格上。地上的戰爭常由利益、恐懼和宣傳所推動，祂的審判卻按公義施行。這並沒有消除圖像的嚴肅，卻防止讀者把它變成對人類暴力的神聖化。

祂的衣服在戰鬥展開前已經染血，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。經文沒有明言那是仇敵之血，還是祂自己的血；由於戰鬥尚未開始，這畫面至少把讀者帶回全卷書被殺羔羊的得勝。無論細節如何，白馬騎士仍是那位曾為人流血、以十字架定義王權的主。

祂口中有利劍，用以擊打列國。第一章已把劍放在基督口中，說明祂主要以話語施行審判；祂的名稱為「上帝之道」，更強化了這一點。帝國依靠實體刀劍來維持統治，基督的權柄則以真實之道來揭露、判定並終結謊言。

天上的眾軍穿著潔白的細麻衣，騎著白馬跟隨祂，卻沒有描述他們揮刀殺敵。敘事從「軍隊聚集」迅速跳到獸與假先知被捉拿，所期待的大戰幾乎沒有真正發生。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細節。邪惡看似召集了龐大力量，面對基督時，卻沒有勢均力敵的戰爭。

另一位天使站在太陽中，召集飛鳥來赴「上帝的大宴席」，為要吃君王、將領、壯士等人的肉。這是刻意與羔羊婚宴形成黑暗對照，同時也承接了《以西結書》第三十九章中對歌革之戰的圖像。象徵語言極為強烈，目的在於宣告：壓迫者的權勢終將被徹底剝去。

獸和地上眾王聚集，要與騎士爭戰；結果獸和假先知立刻一同被擒，且被扔進火湖裏，其餘的人則被騎士口中吐出來的劍殺滅。在第十三章中曾經令人敬畏的獸，在第十九章卻幾乎沒有還手的空間。這是《啟示錄》對邪惡力量的一種去魅。牠在地上的宣傳中彷彿不可戰勝，從天上看，卻非常短暫。

讀這段經文時需要格外小心。第十九章的審判權屬於基督，並沒有交給教會作為對敵人施暴的授權。全卷書一再把聖徒的得勝，放在見證、忍耐與羔羊的血中。教會跟隨祂，持守真理，並把最後的審判權留在祂手中。

這位騎士的腿上寫著「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」。第十七章已用同一個稱號來描述羔羊，這表明被殺的羔羊與白馬騎士是同一位主。祂的溫柔與公義、犧牲與審判，不能被拆成兩個基督。祂審判邪惡，正因為祂真實地愛受造界，且曾為人流過血。

思想：

看見不義時，我們是否很快便坐上審判者的位置？第十九章提醒我們，最後的劍是從基督口中出來的。我們只管說真話、行公義，並把最終的報應交給祂。此外，我們需要重新理解「力量」。基督最強烈的戰士形象，身上仍帶着被殺羔羊的記號。真正的力量，無須靠殘酷證明。今天若遇衝突，請先問：我們的話更像基督口中的真理，還是龍口中的控告？若需要面對衝突，請先抓住「忠信真實」這四個字。即使立場正確，也不可靠誇張、造謠與羞辱來取勝。基督的方式，應該與基督的目的相稱。

華人公共文化常把「強硬、迅速反擊與毫不退讓」視為力量；然而，白馬騎士稱為「忠信真實」。教會參與公共議題時，力量首先表現在真實：不造謠、不誇大、不以羞辱動員群體，也不把對手去人化。忠於基督的方式，本身就是見證的一部分。

忠信真實的主啊，求祢審判我們心中的虛假，也保守我們不受仇恨塑造。願我們跟隨祢時，衣服仍然潔白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25 日
撒但的盡頭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0:1-10

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，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鐵鏈。2 他抓住那龍，那古蛇，就是魔鬼、撒但，把牠捆綁了一千年，3 扔在無底坑裏，把無底坑關閉，用印封上，使牠不再迷惑列國，等到那一千年滿了。這些事以後，牠必須暫時被釋放。

4 我又看見一些寶座，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。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，並為神之道被斬首的人的靈魂，和沒有拜過那獸與獸像、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打過牠印記的人的靈魂。他們都復活了，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5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。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，直等那一千年滿了。6 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，聖潔了！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，但他們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也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
7 那一千年滿了，撒但會從監牢裏被釋放，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，就是歌革和瑪各，使他們聚集爭戰。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。9 他們上來佈滿了全地，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，就有火從天降下，燒滅了他們。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進硫磺的火湖裏，就是那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們會晝夜受折磨，直到永永遠遠。

第二十章是《啟示錄》解經史上爭論最密集的段落之一。一位天使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大鎖鏈，捉住古蛇，就是魔鬼撒但，把牠捆綁了一千年，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；之後，牠要暫時被釋放。接著，約翰看見寶座，以及因給耶穌作見證而被斬者的靈魂；他們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

「一千年」形成了前千禧年、無千禧年、後千禧年等主要解釋傳統，各自對時間次序有不同的理解。這些分歧可以認真討論；實際上，他們各自都未忽略其共同的中心：基督掌權、忠信受苦者得到平反、撒但的權勢有界線，以及邪惡最後要被清除。

啟示文學常以象徵數字表達完整與宏大，「一千」也可能具有這種作用。這段經文較穩固的牧養中心因此很清楚，那就是撒但受限制、殉道者得平反、基督掌權，以及邪惡終必結束。時間表可以討論，這四件事卻直接支撐著教會的忍耐。

「捆綁」並不表示撒但在任何意義上都毫無活動，因為新約中有其他經文仍談到魔鬼的工作。本處經文特別說明捆綁的目的，是要「使牠不再迷惑列國」。這與福音向萬國展開、第十四章「永遠的福音」傳給各族各民的主題，可以互相照亮。邪惡仍在反抗，但不能阻止上帝把萬國聚集到羔羊面前。

約翰又看見那些因為持守耶穌的見證和上帝之道而被殺的人。他們曾拒絕敬拜獸，也沒有受過牠的印記，現在卻坐在寶座上。地上的政權曾把他們當罪犯處決，天上卻讓他們參與治理。這是《啟示錄》一貫的反轉：殉道不是忠心者被歷史遺忘的證明，反而成為他們與基督一同作王的道路。

對於「第一次復活」與「第二次的死」，也有不同的解釋。有人理解為義人的身體復活，有人則著重於信徒死後在天上與基督一同活著、一同掌權。分

歧仍在，盼望卻一致：屬基督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權勢所轄制，死亡不再是最後的主人。

千年完畢後，撒但會被釋放出來；它要再次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，以「歌革和瑪各」的先知性名字聚集對抗上帝子民。《以西結書》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的終末敵人被重新使用，形成全世界最後反叛的象徵。即使經過漫長的歷史，邪惡仍顯出其頑固性。

然而，最後的爭戰同樣沒有真正的懸念。當敵軍圍住聖徒的營和蒙愛的城，便有火從天降下，燒滅了他們。魔鬼被扔進火湖裏，與獸和假先知同在。第十二章出場的大龍，以及第十三章的兩獸，到這裏全部抵達終點。邪惡的故事有開端，也有結束；它不會永遠伴隨上帝的新創造。

第二十章前半段給人最大的安慰，也許就是「撒但有盡頭」。教會今日仍面對誘惑、控告、欺騙與暴力，但這些都不是宇宙永恆的另一半。基督教信仰不是善惡永遠拉鋸的二元論；創造主是「首先」和「末後」，邪惡只是受造界中的叛亂，最後要被清除。

千禧年的爭論也能訓練教會謙卑。經文只有短短幾節，後世卻據此形成多套完整的系統。我們閱讀時，要分辨哪些是經文清楚宣告的，哪些是根據多處經文而作出的推論。在次要的時序上承認限制，是對聖經的尊重。不同的千禧年傳統，仍共同承認基督再來、死者復活、最後審判、撒但被徹底擊敗與新創造。若教會為一千年的安排而彼此敵視，卻忽略了這些共同的盼望，那就是讓時間表遮住主角了。

殉道者活了，與基督一同作王，則是本段最具牧養力量的畫面。世界曾奪去他們的生命，上帝卻宣告他們真正活著。這個反轉能支撐每一個在忠心上看似失去的人。

思想：

我們也許很想知道千禧年的每個時間細節；然而今天更要問的是：這段經文呼召我們怎樣活？答案是：忍耐到底，拒絕獸的印記，並相信撒但的權勢終有界線。若我們長期受試探或控告的折磨，請記住：它沒有永恆。不要把今天的掙扎，寫成一生無法改變的命運。我們是否耗費了太多屬靈精力，只為了證明自己的末世次序？今天再說一次這個最清楚的盼望：基督掌權，邪惡有終點，忠信不徒然。

華人教會內部對末世、政治、國家與世界局勢常有不同的理解。第二十章提醒我們，次序與系統可以討論，但共同的盼望才更值得守住。當弟兄姊妹因千禧年觀、政治判斷或國族經驗而彼此定罪時，撒但反而得到控告的空間。基督掌權這個中心，足以帶我們回到謙卑。

主耶穌，祢掌權。求祢保守我們在神學的分歧上謙卑，在共同的盼望上堅定。邪惡雖真實，但最後一句話仍屬於祢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26 日
白色大寶座與生命冊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0:11-15

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；天和地都從他面前逃避，再也找不到它們的位置了。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。案卷都展開了，並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。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；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。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15 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，就被扔進火湖裏。

撒但被扔進火湖之後，約翰看見一個「白色的大寶座」和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。天地都從祂面前逃避，再無可見之處。在此之前，地上的寶座、獸的權柄與列王的聯盟輪番登場；然而在第二十章的末了，則只剩下一個寶座。所有暫時的權勢都退場，創造主要親自作最後判決。

寶座是白色的，象徵聖潔與公義；審判者沒有被暴怒、偏見或利益所左右。人間的司法即使再嚴謹，也可能有所限制，因為人只看見部分證據，又可能受權力的影響；然而，上帝的審判是完全知道真相的。這對受害者是一個重要的盼望；有些案件在歷史上沒有得到公正的答案，但終末的審判必宣告：真實不會永遠被埋藏。

約翰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。死亡曾把人分散到不同的年代、地區與階層，最後卻沒有一個人被它藏住。君王與奴僕、富人與窮人、知名人物與無人記得的人，都站在同一位主面前。這個場景徹底取消了人間身分所帶來的最後特權。

「案卷都展開了」，並另有一卷是生命冊。死人照案卷的記載、按自己的行為受審判。聖經一方面清楚宣告救恩出於上帝的恩典，另一方面也反覆說人的行為要受審判。兩者不必互相抵消；行為不能購買救恩，卻能揭露一個人實際的忠誠與生命方向。七封信早已反覆說：「我知道你的行為」，第二十章不過是把這條線推到終局。

「生命冊」在《啟示錄》中多次出現。是獸的敬拜者，還是羔羊的子民，則以其名字是否記在生命冊上來區分。這卷冊子把救恩的關係性帶進審判，上帝知道屬祂之人的名字。每個人都是被認識、得以記念的生命，不能化成冷冰冰的案件編號。

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陰間也交出死人。在古代世界，海常被視為混沌與不可控制之地，陰間則代表死者的領域。這段經文逐一宣告：這些地方再也不能保留任何人。死亡最後不只是「被人勝過」，連它自己也要被審判。

「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」這句話把死亡人格化地送進它自己的終局。從《創世記》第三章以來，死亡一直如同一道陰影跟隨著人類；到了《啟示錄》第二十章，它終於被清除。正因如此，第二十一章可以宣告「不再有死亡」。上帝的救恩不只是安慰人接受死亡，也包括終結死亡的權勢。

火湖的圖像極其嚴肅。基督教傳統對最終刑罰的性質有不同的理解，這段經文卻不容人把邪惡看得輕微。上帝必對殺戮、欺騙、偶像與壓迫作出最終審判；被扭曲的道德秩序，不會永遠沒有答案。

同時，這段經文的用意，並不是給信徒拿來判定別人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冊上。審判者坐在寶座上，祂沒有把那個位置交給我們。教會能做的，是忠實地傳福音，呼召人悔改，在地上實踐公義，並把最後判決交還給上帝。人若因末世審判而變得驕傲好鬥，就忘記了自己同樣是靠恩典才得以站立。

案卷與生命冊並列，正是把公義與恩典放於同一幅圖。上帝知道人的行為，因此沒有一個受害者的經歷會因證據不足而被忽略；祂也知道屬祂之人的名字，因此救恩不是無人格的司法機制。這場最終的審判是嚴肅的，將由那位在羔羊裏顯明自己的上帝施行。

這使基督徒可以既重視行為，又拒絕自義。今日所做的事具有永恆的重量，恩典絕不把行為變得無所謂；生命冊同時提醒我們，沒有人能靠完美的履歷站在寶座前。恩典產生忠誠，忠誠在行為中被看見。死亡與陰間被扔進火湖裏，也把最後敵人本身變成被審判者。這為所有在喪親與死亡陰影下生活的人，留下了非常堅定的盼望。

思想：

若知道今日自己的行為終會在真實中被看見，哪一個選擇會隨之改變？終末審判除了喚起敬畏，也賦予日常生活重量。我們是否在心裏抓住某個人，想替上帝完成最後判決？就在今天把那個名字交回寶座吧。公義仍要追求；末後裁決屬於主。若正在哀悼，請把「死亡自己要退場」這份篤定留在心中。基督徒的盼望直面死亡，等候上帝徹底終結它。

有些歷史傷痛並沒有得到公開的承認，有些受害者的名字也沒有留在主流的敘事之中；然而白色大寶座宣告，上帝知道每一件隱藏的事，也記得每一個被忽略的人。這份盼望能幫助華人教會在面對今日沉重的歷史時，依然保持誠實；願意記念受苦者，願意悔改，也願意把最後裁決交給上帝。

主啊，祢知道隱藏的事，也知道我們的名字。求祢以恩典領我們悔改，以公義保守我們不輕看罪。面對死亡時，提醒我們：死亡本身也有終點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27 日
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1:1-8

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2我又看見聖城，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，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如新娘打扮整齊，等候丈夫。3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，說：「看哪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！他要和他們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。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。4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痛苦，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」

5 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：「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！」他又說：「你要寫下來，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實的。」6他又對我說：「成了！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戛；我是開始，我是終結。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。7 得勝的要承受這些為業；我要作他的神，他要作我的兒子。8 至於膽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殺人的、淫亂的、行邪術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人，他們將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有份；這是第二次的死。」

經過漫長的爭戰與審判，約翰終於看見「新天新地」。先前的天和地已經過去，海也不再有了。這幅圖景延續先知對受造界更新的盼望。整卷《啟示錄》始終以創造主為中心，終局同樣也指向上帝更新祂的世界，使受造界進入祂所應許的完全之中。

不必把「海也不再有了」理解為新創造完全沒有任何水域。對《啟示錄》的象徵世界而言，海是獸上來之處，也常帶著混沌、危險與死亡的聯想。第二十一章要表達的是，威脅生命、孕育獸性權力的混沌已被清除。第二十二章還會有生命河，所以這裏的重點是邪惡與混亂不再存在。

約翰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，預備好了，就好像新婦妝飾整齊，等候丈夫。這座城從上帝而來，人無法靠工程把它建到天上。巴比倫從地上建立權勢，新耶路撒冷則是上帝的禮物。《啟示錄》用兩座城塑造讀者的想像：信徒要從巴比倫的吸引中走出來，正需要一個更美、更值得歸屬的城市在前方吸引著他們。

寶座傳來大聲音，說：「看哪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！」這是全段的中心。新創造最大的福分，先不是黃金街道、寶石城牆或不再受苦，而是上帝親自與人同住。從伊甸園、會幕、聖殿，到道成肉身，聖經一直在講述上帝與人同住的故事；而第二十一章終把這條線帶到完成。

接著是最溫柔的應許：「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；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痛苦，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。」第七章已預告這一幕，現在它成為新創造的現實。上帝沒有說受苦的人從前哭錯了，也沒有抹去歷史記憶；祂親自終結那造成眼淚的權勢。基督教盼望容許創傷被記得，並等待上帝的同在與醫治把它包圍。

坐寶座者親自說：「看哪，我把一切都更新了！」在《啟示錄》中，上帝直接說話的次數稀少。經過漫長的異象，寶座上的上帝親自為新創造作保證：「這些話是可信靠的，是真實的。」盼望的根基不在於人的樂觀，而在於祂的信實。

「更新」不是簡單回到伊甸園的原點。新耶路撒冷帶著城的形象，萬國與君王也要進入其中。歷史上被罪扭曲的文化與群體生活，將在上帝的未來得到潔淨和成全。救恩沒有把人抹成無歷史的個體，而是把帶著歷史的人與受造界帶進那成熟的榮耀之中。

上帝說祂是阿拉法和俄梅戛，是開始和終結，要把生命水泉白白賜給口渴的人。第一章對歷史主權的宣告，在這裏得到完成。祂從起初到末了，都沒有失去控制。口渴的人白白得到生命的泉水，祂讓恩典站在新創造的入口處。

本章第 7 節是上帝的應許：得勝者要承受這些為業；祂要作他的上帝，他要作上帝的兒子。這是盟約語言，也是家庭語言。得勝的終點是進入與上帝永久的關係，遠超過獨自拿獎的想像。第 8 節則再次嚴肅地列出拒絕這生命者的結局，旨在提醒：新創造的盼望也要求今日的忠誠。

新天新地也說明，基督教的盼望具有身體、社會與創造界的幅度。若信仰只是期待靈魂離開世界，便很難理解為甚麼《啟示錄》的終局是看見一座城「降下來」。方向是從天到地，上帝的居所來到人間。創造是上帝要更新的家園，從來不只是救恩計畫的臨時舞台。因此，今日我們對身體、鄰舍、城市與受造界的照顧，都有終末意義。我們固然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建成新耶路撒冷，因為它是上帝的恩賜；然而我們可以活出與新創造一致的見證。每一次和好、醫治、照顧弱者與保護生命，都像從未來照進今天的一束光。

「口渴的人」白白得水，這保留了福音的開放。進入新創造的門，不是從自足開始，而是從承認「渴」開始。

思想：

我們最期待天堂的甚麼？第二十一章把答案帶回核心，那就是「上帝與人同住」。若心中不渴望上帝，再美的末世圖畫也會失去中心。今天仍有眼淚，並不代表信心不足。試着把一件悲傷帶到主前，請未來的應許先照進今天：有一天，這眼淚會被祂親手擦去。選一滴尚未被擦去的眼淚，帶到主面前；可以說出名字，也可以安靜。盼望，不是要求我們此刻停止疼痛；它乃是宣告疼痛沒有永恆的居留權。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去做一件「屬於新世界」的事：和好、饒恕、照顧傷者、保護受造界，或給口渴者一杯水。

對離開故鄉的人而言，新天新地帶着「家」的安慰。香港移民、跨國家庭、留學生與新移民都知道：搬到新的城市，並不等於心靈就立刻找到歸屬。上帝所應許的終局，不只是換一個更好的地方，更是祂親自與人同住。這份盼望，能陪伴我們在陌生的城市裏，重新學習建立關係，委身服事，並重建家園。

主啊，祢說要更新一切。求祢先更新我們今天能交出的部分：一段關係、某個習慣，或者是疲倦的心。願新創造的氣息，吹進破碎的日常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

11 月 28 日
一座像新婦的城
作者：倪步曉
經文：啟示錄 21:9-27

9 拿著七個金碗、盛滿末後七種災禍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來對我說：「你來，我要給你看新娘，就是羔羊的妻子。」10 我在聖靈感動下，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，給我看由神那裏、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，11 這城有神的榮耀，它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12 它有高大的牆，有十二個門，門上有十二位天使，門上又寫著以色列人十二個支派的名字。13 東邊有三個門，北邊有三個門，南邊有三個門，西邊有三個門。14 城牆有十二個根基，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

15 那對我說話的天使拿著金的蘆葦當尺，要量那城、城門和城牆。16 城是四方的，長寬一樣。天使用蘆葦量那城，共有一萬二千斯他迪，長、寬、高都是一樣。17 他又量了城牆，按著人的尺寸，就是天使的尺寸，共有一百四十四肘。18 牆是碧玉造的；城是純金的，如同明淨的玻璃。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：第一個根基是碧玉，第二是藍寶石，第三是綠瑪瑙，第四是綠寶石，20 第五是紅瑪瑙，第六是紅寶石，第七是黃璧璽，第八是水蒼玉，第九是紅璧璽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瑪瑙，第十二是紫晶。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；每一個門是一顆珍珠造的。城內的街道是純金的，好像透明的玻璃。

22 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，因主—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。23 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，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，又有羔羊為城的燈。24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；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給那城。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，在那裏沒有黑夜。26 人要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給那城。27 凡不潔淨的，和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，都不得進那城，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。

拿著七個金碗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天使對約翰說：「你來，我要給你看新娘，就是羔羊的妻子。」而在第十七章中，同樣是由一位「七碗天使」邀請約翰觀看大淫婦。這兩段經文刻意平行，把巴比倫與新耶路撒冷並列：一座以奢華、權力和誘惑支配萬國；另一座則從天而降，以羔羊和上帝的同在為中心。

約翰被帶到高大的山上，看見聖城從上帝那裏降下來；這城有上帝的榮耀，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。巴比倫雖然也用金子、寶石和珍珠妝飾，但兩者的美有根本的差異。巴比倫的華美是用來自我榮耀並掩蓋血腥，而新耶路撒冷的光輝是來自上帝的榮耀。兩座城的外表展現出相似的「繁華」，其中心與來源卻完全不同。

聖城有高大的牆、十二個門，門上寫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；城牆有十二個根基，上面寫著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。以色列與使徒共同出現在城市的結構，表達了上帝救贖歷史的連續與完成。新約教會並不是憑空出現，而是承接了以色列的故事，並以羔羊的使徒見證為根基。

天使用金葦子量聖城。這城的長、寬、高都相等，形成一個巨大的立方體。這個形狀最自然令人想起至聖所，因為舊約聖殿的至聖所也呈立方體。換言之，整座新耶路撒冷就像是一個擴展至整個宇宙的至聖所。從前只有大祭司在特定時刻才進入的神聖空間，如今成為上帝子民永久的家。

城牆是用碧玉造的；城是精金的；城牆的根基飾以各種寶石；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；街道如同透明的精金。這些材料承接先知對終末錫安的想像，同時也與巴比倫的商品形成對照。巴比倫把金銀寶石變成奢侈與剝削的貨物；而新耶路撒冷的寶石則成為共享城市的一部分，不再用來建立階級。

約翰特別說：「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，因主－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。」這是一個巨大的神學驚喜。全卷書充滿天上聖殿、祭壇、香與敬拜，到了終局卻沒有獨立聖殿建築，因為上帝與羔羊的同在已充滿全城。神聖不再集中於一個房間，整座城都成為至聖之地。

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，因為有上帝的榮耀光照，而羔羊就是城的燈。經文的重點在於城市的終極光源來自上帝，無須由此推論新創造完全沒有天體。在第一章，教會是燈臺；到了第二十一章，羔羊自己成為燈。教會一生所承托的光，最後充滿新城。

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；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進這城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普世圖像。在前面，列國曾被獸迷惑，君王曾與巴比倫行淫；然而到了新創造，列國和君王的榮耀經潔淨後被帶到上帝城中。福音的終局不只是從萬國「救出一些人」，也包含萬國的榮耀被帶到正確的中心。

城門白晝總不關閉，在那裏沒有黑夜。古代城市在夜間關門，是為了防敵；而新耶路撒冷並沒有敵人需要防備。門開著，象徵安全與歡迎。然而，凡不潔淨、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，都不得進入，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才可進去。開放與聖潔並存，恩典沒有把真理取消。

新耶路撒冷的立方體形狀把「聖」重新定義。從前至聖所須與日常空間分隔，只有大祭司在特定的日子才進入；到了終局，整座城市都具有至聖所的形狀。上帝的同在不再被分隔在宗教建築裏。這個終末的方向，也能反過來給予提醒：今天我們的工作、家庭、街道與公共生活，都應當在上帝面前被看作聖潔的領域。

十二個門與十二個根基，又把我們的身分建立在救贖歷史之中，而不是建立在民族的優越之上。列國仍然存在，並且帶著榮耀進城，差異沒有被消除；差異被帶到羔羊的光中。天國的合一，容納不同的榮耀共同歸向上帝，並沒有要求所有人變得一模一樣。

城門不關上，那裏沒有黑夜，這說明終末安全並非靠高牆的恐懼來維持。真正的安全，來自邪惡已被清除，以及上帝與人同在。

思想：

我們今天更像巴比倫，還是更像新耶路撒冷？這兩座城都可以顯得華美，但真正的差別在於中心：自我榮耀，還是上帝榮耀。新城的門常開，城內仍然聖潔。我們的生命是否也有歡迎人的寬廣，以及清楚的真理？今天試着整理一個生活空間，也整理心裏的一個角落：這裏適合羔羊作燈嗎？今天捫心自問：我們正被哪一座城所塑造？巴比倫以擁有、展示和支配來證明價值；新耶路撒冷則以同在、光與敬拜來定義榮耀。請選一個習慣，朝着新城走一步吧。

海外華人教會常以粵語、普通話、地域文化或共同移民經驗來維繫群體，這些其實都可以成為恩典；然而它們若變成只容納「自己人」的高牆，便與新耶路撒冷常開的城門相距甚遠了。下一代、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，以及周圍的其他族群，是否能在我們中間感到被尊重、被聆聽、被接納？

主啊，求祢賜我們的家庭、教會與工作空間，多一點新耶路撒冷的氣息：少一點利用，多一點同在；少一點恐懼，多一點明光；少一點虛假，多一點真實。

(靈修文章已獲「爾道自建」授權使用)